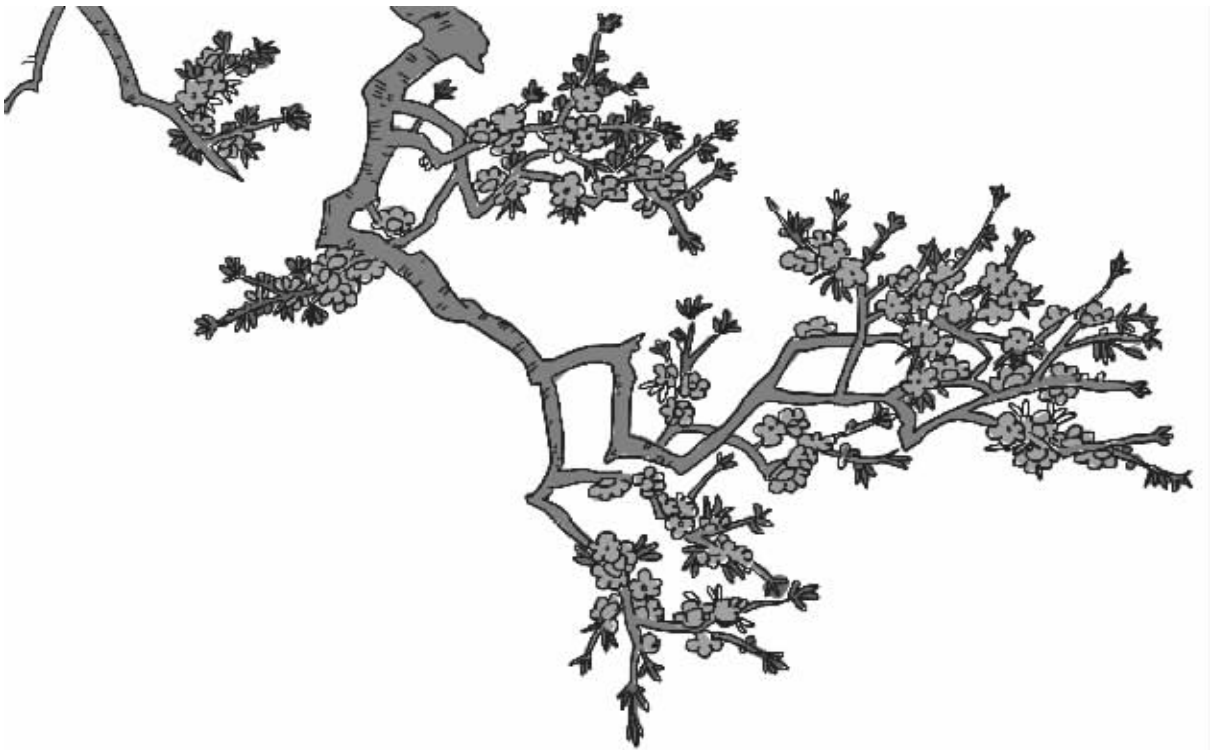




07·风物

周日
读本

東南商報

2016年6月5日 星期日
编辑：楼世宇 俞素梅
组版：王 蓉

【梅子雨】

芒种过后，就要入梅了。天天落雨，黏腻濡湿，闷潮难耐。

有人爱芒种这个节气吗？

陆游。

他爱看“时雨及芒种，四野皆插秧”的壮阔，欢喜“家家麦饭美，处处菱歌长”的安适，也不管“衰发短不栉”，独独“爱此一雨凉”。

他写过许多和芒种有关的诗篇：《时雨》《春夏之交衰病相仍过芒种始健戏作》《芒种后经旬无日不雨偶得长句》……

光看题目，就知道在芒种多雨的日子里，陆游过得随意而悠闲。虽然衰老多病，仍愿不辜负琐碎时日里的诗意。

古人的诗情雅致，是今人想象不到的。他们特意将梅雨收集起来，烹茶待客。

清人徐士铉在《吴中竹枝词》写道：“阴晴不定是黄梅，暑气熏蒸润绿苔。瓷瓮竟装天雨水，烹茶时候客初来。”

梅子雨绵延千年，每年芒种之后，依旧如约而至。

台湾也有梅雨季节，长年生活在那里的作家张晓风，每到梅雨季，就感到寒冷和潮湿，无奈与寂寥，只能以晴日的幻想来度日。

张爱玲曾在《公寓生活记趣》里写道，梅雨季节，门前积水最深。街道上干了，他们出门还要花钱雇黄包车，渡过门前那段水路。

雨下得很大的时候，屋子里还会闹水灾。墙根汪着水，糊墙的花纸上是一斑斑点点的水痕和霉迹。

如果出门忘了关窗户，又下了一黄昏的雨，回来一开门，是一房的风声雨味。

梅雨时节的种种不便，固然让人心烦气躁，但那也没什么可计较的。

张爱玲就说过，“长的是磨难，短的是人生”，不妨借用这个句式聊以自慰：长的是暖阳，短的是雨天。

芒种时节客自来

日子一晃，今天，就到了一年里的第九个节气——芒种。

有芒的麦子快收，有芒的稻子可种。

芒种，忙种，缠绵一个月的“梅子黄时雨”，马上就要来了。

对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来说，芒种，是一个远去的农忙时节。

芒种天，夏渐深，暑意浓，青梅黄，杨梅红，听取蛙声一片。

记者 陈也喆/文 章丽珍/绘

【祭花神】

仗，欢欢喜喜来年再会。

“满园里绣带飘飘，花枝招展，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，燕妒莺惭，一时也道不尽”。

大观园里，上上下下，几乎全是女孩们嬉戏玩闹的娇语俏音。

热闹喧嚣背后，唯独一人清冷孤寂，顾影自

怜，她就是林黛玉。

黛玉看着满眼的“花谢花飞飞满天”，她以花自况，低吟哽咽出一首令人心碎的《葬花吟》。

这是她对凄苦身世的感慨，又是骨子里不甘屈服受辱的孤傲：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。质本洁来还洁去，强于污淖陷渠沟。”

她似乎在花开花落间，看透了自己的人生结局：“试看春残花渐落，便是红颜老死时。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”

芒种节，在农历五月间，在古时又被称为“女儿节”。

南朝梁代崔灵思在《三礼义宗》中记载：“五月芒种为节者，言时可以种有芒之谷，故以芒种为名，芒种节举行祭饯花神之会。”

祭饯花神，曾是芒种时节最风雅的举动。

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七回中就描写过，芒种节这一天，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，按照古老的风俗，祭奠花神。

芒种一过，便是夏日了，花神退位，落花纷纷，须要饯行。

这一天，闺阁女子，都要早起贴花黄，把自己好好打扮一番。

凤姐、李纨也不例外，她们跟小女孩子一起，采下最后的花瓣柳条，编成小轿子、小马匹，或是用绦罗绸缎，叠成旌旗彩幡，系在房前屋后的树上，为花神饯行。

她们这么做，是为了让花神有体面的车马仪

